

北斗七星，北斗在北。兩年前在此飛躍千山，兩年後臥此不再飛躍。睜開眼，漫天飄忽的星，恰似六十幾顆醫生親戚的眼，成天環繞四周，在天上固然像，在晃漾的水裏更像。凌空撲來的紅點，是展翼高飛的飛機，不是著名的安達烈士，隆隆震響的迴音，又撩起我愛它昂首起飛的無畏和着陸時雄視逼人的英姿。也許有朝一日，我就如此飛越祖國領空，另一個人就在黑暗裏如此躺着望我。

弘鵬楊

沒想到心境着老得這麼快，才踏過四分之一，無知、啓蒙、跨越就相繼掠，原是晶瑩潔白的雪，映在眼前已是一灘泥靴難踐腳印縱橫凌辱的污雪。二十年應該是編寫一段歷史的歲月，但這以前，以及推而更遠的日子，除了像現在一樣黝黑，就是一片空蕩。想把生活調繪成一幅傑作，生活本色竟就如此貧乏。

遠處有光，弱得不能再弱。光裏居然墜出一張千呼百喚的臉，只是臉向遠方，只餘一雙灼灼遠望天邊。光的那邊，是一團火嗎？若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烈火，該有鼻穿獸骨的巫師綴着羽毛舉着槍矛，瘋狂地前進後退吆喝雀躍，頸項的一串骷髏，不知是否震得格格作響？或是，只有一個滿臉塗彩的老戰士盤坐火前數他的落牙？又或者，竟只是疲憊的吉普賽人蜷伏火旁喘息？假如馳騁已久的遊子突然從遙遠的異鄉歸來，跪在鍾愛自己的雙親前懺悔，在這樣的夜裏，是很感人的。

飛躍

籃球圓圓的影子依稀可以看到，
自它從圓圓裏落下，跳了幾

下，就一直那樣滾在一旁。籃球被撞破網，是一種享受，尤其經常失望的人，乾脆倒落的機會實在不多。以前冀盼一朵水蓮從池裏倒落昇起，它卻爛在泥裏，從此我再也不植水蓮。

星座來自米索不達米亞的加爾底亞，看到的有八十八座，看不到的難道就不是星？有人了解固然幸福，無人了解又有何妨。據說每一個人有一顆星，不論我的星有多大，有多小，我要它熠熠閃爍，永不息止。我也許會做一點不是平凡的事，一個悲劇英雄，或一個面對人類浩劫的殘酷人物，背對星座十字徘徊於屍骨遍野烽火愀愀的古戰場。生物的結局，在時間鞭笞下疊成世界，世界就是這樣產生，而文人是否總是這麼不自量力？

矇矓巨山，是埋葬人類的高塚，多事之丘，一峯連着一峯。殤葬在才華縱橫下的日子已經夠多，在是非不分的地方，沒有什麼可爭，但願我笑不出來，可以對那段齷齪、屈辱、卑鄙、短視、荒誕和不切實際的迂腐加一分詛咒。手指一圈，圈出一個圓，某些場合，這一圈可以是一片領空，一面海域，或一塊領土，我只想圈出誰是傻子，圈來圈去，半天才瞧出圈裏的傻子是我。

文是一種修養，自從在瘴癘沼澤之區落草，我就不斷在驅策下販賣修養，把一字渲染成一頁，一頁渲染成一篇，空洞之外，還是空洞。總是有人拚命追問：你寫什麼。你何須這般躁急？等我功成名就，自然有人視如瑰寶，為你百般闡釋，也許闡釋得比我原意生動百倍？如果我成爲巷頭敝屣，它自然分文不值，不會也不必勞你考證了。

新的時代，新的詮釋。新詮釋是這樣的：不能詮釋的事物稱爲俗，不錯就是對稱爲謙虛，冰釋是利害相關的代語，表裏不一、內外不合的是人。這樣的時代，這樣的詮釋，能在靜靜暗暗的斗室裏擁有一

盞小小的紅燈和輕柔美的樂曲，也算是修來的造化了。

空間是山，時間回潮。從埋頭寫講義，汗水淋漓書籍橫際的日子，延伸向血液裏都是咖啡，睜着紅血球浸潤的眼在桌上屢仆屢起的時刻，我想，我付出太多，以致真正需要我的得不到所需。山地醫療那個滿臉感激的心臟病人，充滿期望的把三歲蒙古症的男孩推到我面前，儘管我一向對分數毫不在乎，對孜孜為分數而分數的人嗤之以鼻，我第一次覺得生活不能繼續蒼白枯竭，第一次覺得一意追求詩情畫意是過份殘忍的奢望。何況再不醒悟，成天仰靠貧乏的甘露滋潤，以後如何能與那六十幾顆眼昂然並立？如何能與六十幾顆眼以外的眼抗衡而無羞赧？

一種結束，必然伴隨着一種開始，那段認識糊塗，污穢，徒勞無功令人痛恨的日子，和長久以來為我喜愛的生活方式都將告別。放棄喜愛多年不羈心靈的生活固然痛苦，但是另一種生活，另一種殷勤，正熱切向我馳來，我不能抗拒，我必需回到書的領域。劃亮火柴，點燃所有的稿紙，火光熊熊，一切都將散去。兩隻狼犬，一左一右，歪頭不解的望火，又望望我，明天，成江成河的書要鑽入客裏，厚厚藍色的記事本伴着滿懷謳歌要沉入潭底，涉過泥濘昏憤荒疏，我想沒有什麼可以留戀了。

一九七六、二、十二

雙溪別墅

戀愛，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是相當吃力的。因為女孩子在體質上比較吃虧，而且女孩子又喜愛幻想，感情較豐富，情、神、意都不易集中，而且要應付醫學這門繁重、枯燥的功課非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樂觀進取的精神不為功。但是陰醫對女孩子來說確是相當合適。憑其天賦的同情心再加上教育賦予的理智，不論從事醫療工作、服務人群或步入家庭，培育子女，照顧父母往往都能收到很好的成績。若說有點就是在學識上不易有所發展以作更深入的研究，這也是一般女子的通病。

由於高中與大學生活的不同，一旦進入五花八門的大學生涯，總有不知何適何從之感。記得剛踏入此門時，從外表看來沒有一點健康的氣息，到處是鬧鬧吵吵嚷嚷的現象，使人聯想到放縱與自由的不同。慢慢的，我熟悉了這個環境才知道——好學生太沈默了。一任壞份子叫囂喧鬧，讓人誤解大學生就是要逃學、打麻將、開舞會、丟開課本，臨考開夜車。在許多場合，當大學生黑暗的一面被揭發時，總有「心與之戚戚焉」的人放任大笑，真讓我為他們的笑肌感到難過，其實大學生絕不會比一個應付大專聯考的學生來得輕鬆，尤其是醫學院的學生。「蹺課」的同學總有大堆理由：教授教得不好，利用上課時安靜的時間自己看書，情緒不好需要調節調節……一個教授再不好，學問總是有，經驗也比我們多，生而知之的學生究屬鳳毛麟角。「蹺課」的學生可曾「靜下心」來聽聽教授要傳達給我們的是些什麼？若是因為教授教得不好，我們可以正當的方法向校方爭取，何必以「蹺課」的方式呢？這樣不但白費了父母的血汗錢也揮霍了國家的龐大經費。若說情緒不好，又何以不上課的老是那幾個同學？填鴨式的教育使我們空有一肚子的學問，在實行方面却仍停留在一個小學生的階段，醫學教育尤重道德的培養，莫使知識成爲我們「巧辯」的工具，用之於正途則效果莫大焉。

在沉重課業的壓力下，也有人感到情緒的發洩及「交友」的困難。學校的社團及郊遊活動很多，只要選擇一、二個有興趣的社團有恒的學下去，不但能學到一門額外的技能，在情緒煩燥時亦可收到頤情養性之功。「交友」是一門大學問，尤其是異性朋友間的相處，只要談得來，都可以交朋友，只要互相談得高興，有「默契」，男女之間「談戀愛」亦無不可。戀愛不一定要結婚，異性朋友也不一定是結婚的對象，如果每個人都以婚姻的眼光去選擇異性朋友，那問題可就大了！

轉瞬一年即將過去，我們已從新生成爲舊生，再過幾個月我們也有資格迎接新人了，希望學姊、學長們能從角落中走出來引領我們共同輔導新血輪，扭轉C.M.C.的不良風氣，使之更活潑、更充滿了朝氣，東方需獲甘露，願此甘露出於C.M.C.

我
想
我
感
覺